

# 小人國

小人國

丁巳



PDG

# 小人國遊記 目次

一、格列佛的家世……………	一
二、海上遇難……………	二
三、成了小人國的俘虜……………	四
四、被押解至利立浦京城……………	〇
五、利立浦皇帝……………	三
六、格列佛接受搜查……………	八
七、在利立浦宮廷……………	二
八、恢復自由……………	二
九、參觀京城密蘭都……………	三
十、利立浦的內憂外患……………	三
十一、格列佛阻止敵人侵略……………	三
十二、利立浦的法律風俗及教育……………	四
十三、格列佛在利立浦的生活……………	四

## 拉彼特等地遊記

十四、逃出利立浦……………	五
十五、格列佛回到英格蘭……………	五
一、格列佛第三次出航……………	六
二、奇異的飛島……………	六
三、登上拉彼特島……………	七
四、格列佛在拉彼他宮廷……………	七
五、拉彼他人的天文成就……………	七
六、勞格多之遊……………	八
七、格列佛參觀勞格多設計學院……………	八
八、格勒納島誌異……………	九
九、格列佛到拉哥納島……………	九
十、長生不老的史多寶……………	〇
十一、格列佛取到日本回國……………	〇

# 第一部 小人國遊記

## 一、格列佛的家世

我名叫格列佛，家父在英格蘭中部諾亨郡有份小小的產業；他共有五個兒子，而我排行第三，當我十四歲時他送我進入劍橋大學的意曼紐學院攻讀，在那裏整整住了三年，我一直專心學習，但那時家計異常拮据雖則自己有點收入，仍負擔不起昂貴的學費，不得已只好到倫敦城著名的外科醫生詹姆士·柏次先生那兒當練習生。跟他繼續學了四年。這期間父親有時也給我少許的錢，我將它拿來找人補習航海學及與航行有關的數學；因為我總相信，自己遲早有那麼一天會走上航海的路。後來我辭別了恩師柏次醫生；回到父親身邊，幸虧他老人家約翰叔和諸親戚的幫忙，使我得到四十鎊錢；而且答應每年供給我三十鎊錢，作為我在萊頓求學的費用，我在萊頓有兩年零七個月的光陰專攻醫學，因為我相信在長途航程裏醫學是極有用處的。

從萊頓歸來不久，經恩師柏次先生的介紹，我到「燕子號」船上去充當隨船醫師，那時「燕子號」歸亞伯拉罕·潘納所有，並由其親自指揮。我總共在那條船上服務了三年半的時間。

間，其間並幾次出航到過地中海和其他各地。倦遊歸來後，受了恩師拍次醫生的勸勵，我決意在倫敦久住；他並且介紹我去給人診病。我租下了老曹里街一所小屋的一部分房間，那時有不少人勸我變更一下生活方式，我就和新門大街的機商愛得曼·白頓先生的次女瑪利·頓結婚，我還因此得到了四百鎊的陪嫁資。

但是，兩年以後拍次恩師逝世，我因為朋友少，又不肯昧良心，像許多同行那樣做投機欺詐的勾當，所以業務日益衰落，最後我和妻子及幾位朋友商量一下，決計重操航海生涯到海上去謀生。前後我曾在兩艘船上充當醫生，六年之間也曾航行到東西印度羣島等地，幾次航行下來着實也賺了些錢。我航海經常帶着大批書籍，閒時就閱讀古今名著打發時間，有時也上岸考察當地的風俗人情，學習當地的語言，仗着自己記性好，所以學起來非常容易。

## 二、海上遇難

這幾次航程的最後一次不大順利，使我對海上生活漸漸厭倦起來，決心回去和妻子孩子一起過活。我從老曹里街搬到腳鏟巷，接着又移居月平街，希望能在水手幫裏攪點生意作，不過却沒得到多大好處。這樣過了三年，情況一直不見好轉。最後我接受了「羚羊號」船主威廉·布利加優厚待遇的邀請，到他船上去做隨船外科醫生，他那時正打算航行到太平洋去

。在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們自布利司脫出發，最初的航程是非常順利的。

● 基於種種理由，我似乎不必把航程中冒險瑣事告訴讀者。但我必須說：在我們向東印度羣島航行的途中，暴風把我們吹到澳大利亞南面的苑迪曼地島的西北，正當南緯三十度二分的地方。十二位船員因受不了過度工作和飲食不良，先後不幸死去，餘下的人們也都心力交瘁，疲意欲死。十一月五日又遇到了霧沉沉的初夏天氣，水手在距船身不到二百英尺的地方發現了礁石；風力太大，使我們筆直的向礁石撞上去，登時船身支離破碎，連我在內六個船員共同協力放下救生艇，匆促地離開船身和礁石，大約出了三里格多遠，大夥兒便再也划不動了，因為原先在船上時便已經够疲乏的了。所以我們只有任大風浪的擺佈，大概半小時之後，一陣狂暴的北風吹翻了小艇。至於小艇裏其他的同伴們，和那些逃上礁石的水手，以及留在大船上的人結果如何，我全不知道，只有斷定他們全完了。

我自己却聽天由命地在水中載浮載沉，隨風逐波前進，我不時把腿沉下去希望能夠到底，却總够不到。當我漸漸感到絕望且不堪再掙扎下去的時候，忽然覺得我的腿已够到底了，那就是說水深已經不會沒頂了；同時風浪也漸漸平靜下來真使我大喜過望。這一帶海岸坡度很小，我往海水中前走了一里多路，並發現房舍及居民的影蹤；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當時大意

而看不清，也是因身心太勞頓了。我非常疲乏，天氣又熱，況且離船時曾喝了半品脫白蘭地酒，所以此時覺得昏昏欲睡。我放身躺在軟綿綿的細草地上，舒適的睡着了。就我所記憶，平生從沒睡得這樣香甜過。

### 三、成了小人國的俘虜

一覺醒來，已是天亮時分，估計大約睡足了九鐘頭以上。我想起身，却一絲也動彈不得。我發現我是仰天臥着，兩臂兩腿都牢牢地被縛在地上，我那厚密的長髮也同樣地被細住了，同時覺得身上從腋窩到大腿，也有幾根細繩橫綁住。我只能朝上看，太陽漸漸熱起來，強烈的陽光使我的雙眼感覺刺痛難耐，四周傳來嘈雜的人聲，可是除了天空以外，什麼也看不見。

過了不久就覺得一個活動的東西在我左腿上移動；慢慢地移動到我胸脯上來，幾乎來到我的下頷跟前。我盡可能往下探望，發一個身高不及六吋的小人，手持弓箭背着箭袋，後面還跟了一大羣與他相似的小人，我覺得至少有四十多個。這些情形使我十分驚訝，不禁大吼一聲，嚇得他們跌跌撞撞的倒退下去；事後我才知道，那時有幾人竟嚇得從我的兩脇往下跳而跌傷了身子，但是過不了多久，他們又重新聚攏來，有個人甚至冒險走到他能看見我整個

面孔的地方，舉起雙手，眼睛流露着欽敬的神情，用一種尖銳清晰的聲調高喊：「赫基納·德古爾」；其餘的人也同樣地喊了幾遍，但是當時我並不懂它的意思。

我這樣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於是我決意擺脫束縛，我用力一掙，倏倏地掙斷了繩索，並且拔出了釘在地上網住我手臂的木釘。我把左臂舉到面前才發現了他們網我的方法，我馬上用力一扯，雖然覺得十分疼痛，但却稍稍地解鬆了左面綁我頭髮的繩索，這樣才能够把頭轉動二英寸光景，這些小傢伙在我來不及把他們捉住前却掉頭跑了，而後傳來一陣尖聲急促的喊叫。

喊聲停止之後，我聽到一個人高叫：「道爾高方納克」，緊接着有百把枝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許多針刺着了我一樣，接着他們像歐洲人丟手榴彈似的，又朝空射了一陣，我猜想定有不少枝箭射在我身上（雖然我不覺得）也有落在我臉上的，我急忙用左手遮住了臉。這陣箭雨過後，我不禁痛苦地呻吟起來，仍舊盡力掙扎想掙脫繩索。於是他們又放出一陣箭雨，比第一次箭還來得濃密；同時還有人用長矛刺我的兩脇，幸而我是穿着一件軟皮短上衣，長矛才沒有傷及我。

那時我想，我所能做的最聰明的辦法還是安靜地躺着，如果這樣到夜晚，我就可以不費

力地取得自由，因為我左手早已解縛了，用它我便可以自己解脫了。至於那些人們，如果他們身材全和我看到的那些人一樣的話，我也有自信能夠擋他們調來的最強大部隊。但是，命運對我却不是這樣安排的。

他們看見我靜了下來，却不再放箭了。不過從嘈雜的人聲來看，顯然我的敵人的人數又比以前增多了。同時我聽見在四碼開外，有一種敲打的鬧聲，直沖着我的右耳，這種鬧聲繼了足足有一個多鐘頭，聽起來好像有人在工作的樣子。我盡可能把頭轉向那方面，看見有離地面約一英尺半的地方新建成了一座高臺，這臺足可容得下四個小人，臺旁邊有兩三條梯子用來上下。臺上面共有四人，當中有一位似乎是位要人；正對我發表長篇演說，可是我却一點也聽不懂。在這裏我還該提到：在這位要人發表他的長篇演說以前，曾一連叫了三聲：「郎格勞·德布爾桑」（這些話和以前聽到的那幾句，他們後來都解釋給我聽了。）

他一叫完，立刻就有五十多個人上來，把綁縛我頭左邊的繩索切斷，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把頭自由地向右轉動，很自然地瞻仰到那說話人的風采。看來他像是中年人，身材比旁邊三位跟班來得高大些，三位跟班中的一位看來似乎只比我的中指稍長些，正在替他捧着拖在後面的長裾，另外兩個分站在兩旁護擁着他。他的舉動十足地表現了雄辯家的風度，我看得出



他用了許多威嚴的詞句，同時又說了不少表示仁慈、寬厚的諾言，我非常謙恭地回答了幾句，舉起左手，舉目向上，指着太陽發誓，請它來作見證。事實上我從離開大船以來，已經有好久沒吃東西，幾乎要餓壞了；到現在已再也忍耐不下，也顧不得是否失禮，只得不住地把手指向口裏送，表示我要吃東西。

那位「霍高」（我以後才知道這名詞是專用來尊稱大貴族的）很能領會我的意思。他立刻從臺上走下來，下令在我兩脇左右豎立了幾根梯子，於是百來個小人背上負了滿裝肉類的筐子，順着梯子爬上來將食物送到我的嘴邊。這些食品都是在國王聽到了我到來的消息以後，下令準備好了送來的。依我看來，它們是幾種動物的肉，只是在味道上却不容易分辨出來。這些肉裏有動物的前腿，有蹄膀，也有腰肉，但看起來都很像羊肉，烹調得很美味可口，不過每塊的大小却比我們普通所見的百靈鳥翅膀還要小些。我一口便要吞下兩三塊。還有像子彈那麼大的麵包，我也兩三塊作一口吃下。他們儘可能迅速地供給我，對於我碩壯的身軀和奇大的食量，不禁萬分驚奇。

後來我又做手勢，表示我口渴須要喝水。當然，他們可以從我吃東西的情形知道小量的飲料無法令我滿足，幸而這些小人們相當機智，他們非常敏捷地把一個特大號大桶吊起，直

吊到我的手邊，然後打開蓋子，讓我能用左手輕易的拿到它，一飲而盡，因為裏面盛的還不到半品脫酒，它的味道極像淡味的柏根地酒，不過却比較香些。他們又送上第二桶來，我照樣喝了，並且作手勢表示還需要的樣子，但是他們沒有再給了。我做完了這幾樁奇蹟般的事，他們便高聲歡呼，並且在我胸膛上雀躍舞蹈起來，又和先前一樣叫了幾遍：「赫基納·德古爾」。

當他們正在我身上走來走去的時候，老實說我真想一手抓他四五十個，狠狠地摔在地上才稱心。不過想到剛纔我吃的苦頭，不敢輕易妄動了，也許他們還沒用最厲害的手段來對付我呢，同時我也曾自己允諾自己要尊敬他們，立刻便打消這個念頭了。同時我想小人既然破費了許多，豐盛地接待我，自然也該以禮相待。但是這般小傢伙膽敢在我一隻手鬆縛獲得自由以後，如此大膽地在我身上走來走去，真令我驚奇不已，因為在他們眼裏，我該是一個多麼龐大的生靈，然而他們却敢冒險上來，一點都不懼怕。

過了許久，小人羣中走出一位看來地位很高的欽差，從我右小腿那裏走了上來，後面還跟隨了大約十二個隨員，一行人一直走上了我的臉，欽差大臣拿出帶來的皇帝的聖旨，遞到我的眼前，並且講了約莫十分鐘的話，臉上一點怒容也沒有，語調表情却異常堅決。他不時

用手指着前面（後來我才曉得他指的是約半哩以外的京城）說明皇上陛下已經召開了會議，決定把我運到那裏去。我只回答了幾句，可是毫無用處，顯然他們不懂得我說的語言。我只得用左手作手勢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把左手放在右手上（掠過欽差大人的頭，惟恐傷了他和他的隨員們），又摸了摸自己的頭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

他似乎很能領會我的手勢表示的意思，他搖搖頭，表示不同意，接着又打手勢告訴我，非把我當俘虜解了去不可。而且他又作了一些手勢叫我放心，保證我一定有足够的食物和飲料的供應，絕不受虧待。這樣一來，我又起了脫逃的念頭，但是臉上手上許多箭傷還在作痛，有的還腫起疱了，而箭頭還戳在疱裏；同時敵人人數也增多了。最後我只得做手勢告訴他們，隨他們怎麼辦都可以。這樣這位「霍高」才恭敬地，面露欣喜地帶着隨員退下去。過了不久，小人們一陣聲喧，接連地喊着：「地普龍·莎蘭」；立刻覺得有許多人在爲我解縛，使我的身體能左右自由轉動。他們並且在我臉上手上塗了一種氣味很香的油膏，不消幾分鐘，箭傷的疼痛便立止了。同時我進了許多滋養的飲食，精神一鬆懈便不覺沉沉入睡，且一直睡了八個鐘頭的光景。實際上這也不足爲怪，因事前爲醫生們已奉了皇上聖旨，在酒桶裏放了許多安眠藥水，自然會有這麼長久的沉睡啦！

這樣看來，在我上岸以後，從被發現躺在地上的時候起，皇帝根據專差的報告便早就注意這件大事了，於是馬上開會決定把我照剛纔所說那樣綁起來，當然他們是趁我夜裏沉睡的時候幹的，並且決定供送我大量飲食，又準備了一部把我運到京城裏去的車子。

照我看來，這些處置的確非常慎重妥善。因為如果這班人在我睡着的時候，打算用矛箭把我殺死，那麼我一感到刺痛，自然就會醒過來，這當然會惹起我的憤怒，一發火便會掙斷束縛。那時這些小人們自然不是我的對手，在我的臂力下半個也不能倖免。

他們的皇上堪稱舉世聞名崇高學術的君主，他擁有好幾部可以用來運輸木材和其他笨重東西的車子。他時常在生長木材的森林區裏建造最大的戰艦，有的長達九英尺多，再用那些車子把軍艦運到三四碼外的海裏去。這一次五百個木匠和機器匠奉命立刻動工建造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車子。那是一座離地有三寸高，大約有七尺長四尺寬的木架，底下裝着二十四個可以自由運轉的輪子，在我上岸以後四小時，他們才開始起運這輛車子，剛纔那陣歡呼，也就是因為車子運到了的緣故。

#### 四、被押解至利立浦京城

他們把這部車子推來，將它平行地放在我身旁。可是，要把我抬上車，却是困難不過的。

。如此，他們特地豎了八十根柱子，每根大約有一英尺長，又用帶子將我週身上下網縛住，然後預備些粗繩，一頭繫上鉤子鉤住綁在我身上的綑帶，一頭縛在木柱頂端的滑車上。由九百個大漢一齊動手拉這些滑車上的繩子，這樣一來，不到三個鐘頭，我就給吊起來，抬上了車子。這些都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因為在他們進行這些事的時候，我因剛才吃下的酒中所含的安眠藥効力發作，正酣然大睡。小人們共用了一萬五千匹高大的御馬，每匹大約有四英寸半高，拖着我向半哩開外的京城進發。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走了四個鐘頭以後，發生一樁可笑的事無意間却將我弄醒了。途中因為車子的機件壞了需要修理，就攔了一陣子。不料有三個小人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想看看我睡着的樣子，他們趁機爬上車；輕輕地走上我的臉，其中一個還把他的短槍尖深深地伸進我的左鼻孔，像一根麥草似的擦得我鼻子發癢，不由得噴嚏大作；然後驚醒過來，而三個小人却早已溜得無影無蹤。三星期以後我才明白當時我突然醒過來的原因。

車子修好後我們繼續趕了不少路，直到夜深才停下來休息，我身體兩旁站着五百個衛隊，一半手持火把，一半佩着弓箭，如果我動一動，他們馬上就會放箭。第二天，太陽出來以後我們又繼續上路，大約正午時分，離京城不到兩百碼的地方，遇見皇上帶着全朝文武官員

來迎接我們的行列；但是大臣們却絕對不讓皇上冒險走上我的身子。他們將車子停在一座全國最大的古廟前，據說幾年以前這廟裏會發生過一樁大逆不道的暗殺案，照一般迷信的看法，認為聖地既已遭褻瀆，便搬走了廟中所有的器物，改成一所公用場所。現在他們已經決定要我住在裏面。朝北的大門大約有四英尺高兩英尺寬，我能够很自由的爬進爬出。大門兩旁各有一個窗戶，離地不到六英寸高。皇帝御用的鐵匠做成九十一條鍊子，式樣大小全像歐洲婦女的鍊鍊，從左邊窗戶引出，再拴上三十六把鈎鎖，將我的左腿鎖住。

隔着大路，正對着古廟那邊，有座至少五英尺高的尖塔。皇上帶着滿朝顯貴，全上了這塔，藉以瞻仰我的風采，這都是我後來聽說的，因為我被緊綁着，無法看到他們。估計至少有十萬以上的居民特地出城來看我，而且我相信，雖然有衛隊保護，也總有至少一萬以上的人用梯子分批爬上我的身子。不久之後，皇帝就頒佈告示禁止這類舉動，違者甚至要處死刑。工人們看到我無法逃脫，便切斷我身上的一切細縛，我極其沮喪地站了起來，而工人們看見我起來走動，所引起的驚異喧鬧的情形切實無法形容。鎖住我左腿的鍊子大約有兩碼多長，我可以任兩碼的半徑之內自由走動，因為拴鍊子的地方離大門不到四英寸，所以我可以鑽進廟去，挺身睡在裏頭。

## 五、利立浦皇帝

我站起來向四周一看，心裏不得不承認平生從沒有見過比這更美妙的景色。四周田野像一片連續不斷的花園，其中田地好比無數的花壇，一塊塊大約有四十英尺見方，田畝間錯雜散佈着樹林，最高的樹在我看來也不過七英尺多高。我眺望了一下左面的城池，看來它的樣子跟舞臺上的城市佈景一模一樣。

這時皇帝已經走下尖塔，騎着馬一直向我跑來。這險些使他吃了大苦頭，因為他騎的那匹馬雖然受過良好的訓練，見了我却像看見一座山在前面動來動去似的，驚得牠高舉前蹄，懸空站了起來，幸虧這位皇帝是騎馬好手，才能依然騎在馬上，不至於摔下來，侍衛趕過來按住繮轡，他便迅速地跳下馬來。他下馬後很欽敬地帶着讚美的神情繞着我看了一遍，不過他却不走進鍊長的範圍以內來。

他命令廚師和管家把準備好了的飲食用輪車推到我手能達到的地方。我抓起這些車子，一會兒就把裏面盛的食物吃得精光。二十輛車子裏盛着肉，十輛盛着酒。每輛車裏的肉足夠我兩三口吃的。一輛車裏盛着十小罇酒，我把酒傾在一起，一口喝光，其餘幾車，我也是這樣吃法的。

皇后和年輕的皇子公主們帶着不少隨從宮女們，起初是坐在離我稍遠的轎子裏，可是皇上騎馬受驚以後，他們就都下了轎，來到皇上跟前。這位皇帝的身材頗高，大約比他的臣下們高出我一個手指甲蓋那麼長的樣子，就祇這一點，已足以令他的臣民們對他肅然起敬了。他容貌剛毅英俊，有着奧地利式的嘴唇，聳鼻，面皮如棕黃色，身軀四肢極其相稱，舉止文雅，儀態持重。他青春時代已過，那時是二十八歲又九個月。即位以來七年，一直國泰民安，各方面都有成就。

爲了能比較仔細地端詳他起見，我側臥着，臉正對着他的臉，而他離開我不到三碼遠。後來，我會經歷次把他托在手中，所以我對他的描寫絕對不至於有半點不真。他的服裝十分簡樸，式樣是歐亞兩洲式樣的混合。不過却戴了一頂鑲滿珠寶的閃金輕盔，盔頂上插了根鳥毛，手裏提着出鞘的劍，以防萬一我逃脫了束縛時用來自衛。這劍大約有三英寸長，劍柄和劍鞘全是金製的，上面鑲着鑽石。他聲音尖銳、清晰而嘹亮。就是我站着的時候，也可以聽得清楚。貴婦和朝臣們的穿着也都非常華麗；因此他們站立的地方好像一條鋪在地上，上面繡滿了金銀人物的女裙。

皇上常常對我說話，我也回答他，但彼此一點也不懂對方的語言。這時也有許多穿着得



像牧師和律師的小女的在場，他們也奉命向我談話。我就用種種我略會講的語言，譬如高地和低地的荷蘭方言，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意、法、西、希臘混合語等和他們交談；不過全都白費力氣，我們仍是無法了解對方的語言。

他們一直逗留了兩個多鐘頭，才全朝辭去。臨走還在我身邊留駐下一隊強大的衛隊，藉以防止一般羣衆對我有無禮的舉動，這般人衆都斗着膽子想挨近我。當我坐在廟門前的地上時，有幾個人竟膽敢用箭射我，且有一枝差點射中我的左眼。於是我看見衛隊隊長下令逮捕了六個罪魁。他覺得最好的懲罰莫過於將他們送到我的手裏由我自由處置。兵士們奉命照辦，用矛柄推着這些人到我的手够得着的地方，使我能抓到他們。我先把五個抓來放進上衣口袋裏，而把第六個抓在手裏，作了個要將他活生生吃下的樣子。嚇得這可憐蟲拼命狂叫，隊長和那些軍官都顯出難過的样子，特別是當他們看我摸出我的小刀來的時候更顯然表示不忍。可是不久我就使他們放心了，因我立刻用刀割斷了他的細縛，輕輕地將他放在地上，他拔腿飛逃。我依次把其餘五個從袋子裏拿了出來，照樣地處分了他們。我看得出所有在場的士兵和民衆，對我這種寬厚仁慈的行爲，都十分欣慰，後來朝廷裏也知道了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利的。